

■笔随心动

珍藏在心里的除夕

○应红枫

一场纷纷扬扬的飘雪,如约而至。冬的气息步步紧逼,让人无处逃遁。而划过指尖的时光,告诉我们,在遇见下一个春天时,我们又将在自己走过的脚印里,沉淀下些许值得记忆的片段。

岁月轮回,一个季节的结束,总是昭示着另一个季节的开始。我们站在除夕之夜等待新年的钟声,等待父亲那份压岁的红包,还有母亲从箱子里变戏法似的翻出来的新棉袄。除夕,是母亲手中的那一盆腊肉,是父亲点燃的那一串鞭炮,是村头迎娶新娘嘹亮的唢呐,是和邻居伙伴满院子乱跑的一阵阵嬉闹……故土的琐碎是我最柔软的伤痛,无论多少个寒暑,都无法风化我内心的向往。我总是会把故土的人和事,无时无刻揣在我的心里,捧在我的手里,如同捧着母亲分给我的那一小盘香甜的除夕腊肉。

故土的除夕是对远方的召唤,哪怕再寒冷的冬天也会让人热血沸腾。你可以不去理会那些已经吃腻的海鲜,但是母亲的桂花年糕是最后上桌的保留节目,让我无法拒绝。除夕之夜,再简陋的渔农家庭

也会有一壶温热的自酿米酒,听那些渔家汉子们兴奋的吆喝和猜拳声,一浪高过一浪,已经完全淹没了一整年辛苦的劳作,甚至因劳作而在身上留下的伤痕。

那便是我的故土,在东海岸线,舟山群岛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落。我的故乡在海岛,一个碧波荡漾、浪声悠扬的地方,一个酷暑寒冬都会温暖滋养着我血脉的地方,那方水土便是我一出生就被乡亲们捧在手里的故乡。从我牙牙学语,到蹒跚学步,再到青涩少年,那座老式四合院里的每一次除夕,都成为了被我写在手心里的温暖记忆!

我曾经居住的那一方村落,其实并不大,骑着自行车绕一圈,大概用不了十几分钟。记得那一次除夕,难得下了一场大雪,吃过晚饭,约了小村里几个邻居伙伴,到一公里外的小镇商店,每人用压岁钱买了个高高的雪人,在头上覆一个破脸盆当帽子,塞两煤球在眼窝,充当一双大眼睛。天黑下来了,那座我们亲手堆起的雪人,已经被鞭炮炸得千疮百孔,小院里的雪地上,也纷纷

扬扬地飘满了鞭炮的碎屑,红彤彤的一片。村子里的鞭炮声断断续续地响着,而小伙伴们虽然已经“弹尽粮绝”,但除夕晶莹的雪地和各家窗户的灯光映照着我们,使我们的心里没有一点黑夜的感觉。夜深了,小院里的灯光开始微弱下来。黑暗中,我一个趔趄滑倒在雪地上,滚了一身的雪沫泥水。正在不知所措间,一个高大而熟悉的身影伸出手来,把我从泥水坑里拉起。是父亲,他一直默默站在不远处的树下,看着我们,却并没有来打扰我们疯玩。

那一年,我们一家随着父亲工作调动而迁徙,然后我外出求学、工作,等我再次回到我的小院时,已经是相隔将近十年之后一个飘着小雪花的除夕了。虽然常常惦念,那一方平矮的故居,那里曾经满满地堆叠过我年少的时光,那一间摆放着我的一张矮床的斗室,窗外是否依然嘹亮着渔港的汽笛和号子的声音?

迎着星星点点的雪花,我怀着新年的心情重又踏上这座阔别经年的岛屿,沿途的风景让我感受到了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气息。车窗外掠

过的,不再是破旧的民居和棚屋,泥泞的乡间小路,已被平坦的水泥大道所替代。成排漂亮的各式小楼,如同受阅的队伍伫立在道路两侧。极目远眺,青山依旧,绿水萦绕,我记忆中的那几棵小小的冬青树,已经长成了一片茂密的绿荫,坚守在故土丰腴的田野上。

在那座打我记事起就得到大家呵护关怀的小院里,我受到了贵宾般的接待,堂叔和邻居们忙不迭地给我倒茶搬椅子。他们为我端上一盆冒着热气的家乡井水,用一块崭新的毛巾,为我洗去了一身的风尘,让我感到那一次除夕的雪地,顿时变得如此温暖。

而今天的父亲,已经佝偻腰背,母亲也早已白发满头,那些记忆犹新的除夕,已然珍藏成心底的一页页日记,让我不停地咀嚼和回味。我站在烟花璀璨的都市回望,我的乡村和很多离乡人一样,是我栽种着怀念的地方。每逢除夕,或者假期,我总会再次回到我那平矮的故居,去看望我年迈的父母,去问候我亲切的乡邻,去捧一捧故乡的泥土,和融化在了泥土里的关于除夕的记忆。

■难忘记忆

母亲的手

○董柏云

母亲是92岁那年去世的,时隔多年,每当临近过年,眼前时常浮现母亲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为家人、邻里做手工鞋的情景,不由陷入深远的回忆之中。

母亲不识字,但她的手是巧的,几十年来,她那双纤弱的手,总是长满着老茧。清楚记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全家人穿的布鞋都是母亲动手做的。母亲手巧,心细,做布鞋好看,合脚,穿起来特别舒服。她做布鞋很是讲究,鞋底分包底和毛底。包底用破布做里,新布料包外;毛底是用色泽不同的布料,一层一层地叠起来,然后照着鞋底的形状剪下来。接着,再用麻线一针一针地把鞋底纳得结实结实。

纳好了鞋底,还得做鞋帮。鞋面布料颇多,平布、灯心绒、平绒,但大多为黑帮白底。要把鞋底与鞋帮配合得丝毫不差,除了技巧,关键是要有手劲,这样才能结实牢靠。

记得有一年春节,我穿着母亲做的新棉鞋,走出家门时,邻居看了都夸奖鞋子做得好。从那以后,母亲善于做布鞋的事儿,不胫而走,不少邻居纷纷请我母亲制鞋。做好了鞋子,人家给工钱,母亲总是执意不肯收。虽然不收钱,但母亲替人家制鞋还是十分细致认真,针脚密密匝匝,分毫不差,漂亮美观。有时,我们做子女的还取笑母

亲:“你又不收人家的钱,何必这么认真。”母亲嗔怪我们不懂事:“既然人家托我做,总不能马虎呀!”

母亲为人随和,淳朴厚道,乐于助人,口碑好。替人代加工鞋子的时间长了,顾客付给母亲的手工费,往往不肯全额收下,双方要推让很久,才收下应付款的一半。

由于母亲制鞋质量好,收费低廉,交付又快,离家较远的住户也纷纷找上门来。每到农历年底,母亲的活儿更是越来越多,一捆捆的鞋底、鞋帮在家堆得像堵墙。为了过年,我们一个劲地向母亲提“抗议”,阻止她不要再承接业务了。因为,我们还等着母亲裹粽子、做新衣裳呢。但母亲总是替人家想,过年都能穿上新鞋。寒冬腊月,夜深人静,我们兄弟姐妹从梦中醒来,还能看到母亲在昏暗的灯光下用顶针顶着大针,不知疲倦地穿针引线的身影。每做成一双鞋子,这过程承载着多少劳累和艰辛啊。母亲用她瘦弱的肩膀和父亲一起扛起全家的生活重担,无论生活再艰苦,从来没有一声抱怨。

也许,勤劳是一味长寿药。母亲在世时,很少有手闲着的时候,即使是到90岁高龄以后,还会做针线活,衣裤也是偷着自己洗。平时,母亲也很少吃药、上医院。母亲虽已离开我们11年了,但在我心里,母亲瘦削苍白的手,永远是无可比拟的最最美丽的手。



花开雪作证

郭建生 摄

■性情中人

傻哥的快乐哲学

○王珍

认识一傻哥许多年头了,每天看他乐乐呵呵地像捡到一个元宝。

知道该傻哥平凡平淡,一生无名、无官、无财者常羡慕地问:你总是这么快乐,一定是心态特别好,从来不是与人攀比吧?

他答:比呀,我总是往下比,和比我更差的人比。

我因此而常笑其不思进取,颇似我当年教过的一学生。每当批评其上课不专心听讲,他总是不服气:比我更吵更闹的同学有的是,你怎么不去说他们?我常怒其为何不问好的同学看齐。

傻哥不理我这茬,照样每天明目张胆地傻乐,且坚定不移地把快乐的底线设置为:只要还有一个人境况不如我。

一天夜深人静,傻哥忽然朗声诵读朋友圈转的莫言文《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》,字字句句似在为“向下比”的傻哥们种草。

想起,早年间自己曾经碰到过的一件倒霉事——

那天下雪,路滑,我不敢骑自

行车,只好挤上了公交车。

好在年前车还挺空的,我随便找个座位便摇头晃脑地看车窗外的雪景,心情挺好,无忧无虑。

下车要转车的途中,我想在书报摊上买份报纸,一摸口袋吓了一跳:我那只鼓囊囊的钱包丢了!里头是刚发的工资和年终奖!

不由地一股热血冲上了脑门,冰天雪地中我居然冒出一身汗。

小偷太可恨了!若是抓到小偷肯定要揍死他,大不了我犯法不活了。问题是怎么才能抓到他?

万般气恼又无可奈何,我只是一个个衣兜裤兜地搜寻,想找找有没有剩下的钱,嘿,真的找到了一元钢镚。遂倾囊而出买了一支紫雪糕,大咬了一口才发现自己干了件蠢事——真的身无分文了,连回家的车钱也没了。

只好一边咬雪糕一边咬牙切齿地走上了回家的路。

我的心情沮丧到了极点,身前身后的每一个人都令我羡慕:那位依偎在男友肩膀上的女孩,那个一路上捏着雪球玩的小伢儿,那些拎

着大包小包喜气洋洋的采购者,还有在车站等车的人,甚至在路边干活的民工们,他们是那么快活,只有我最倒霉。

好不容易回到家,电话铃响了,是一位我熟悉的杂志社的老编辑打来的:“我刚刚在公共汽车上看见你在下面走,咬着雪糕一点不怕冷的感觉。远远地看着你无忧无虑快活的样子,我真羡慕你年轻。我打电话就想问问你,有没有快乐的秘诀?”

我暗自好笑:原来我在羡慕别人的时候,也有人正在羡慕我;当你感到别人是快乐的时候,也许正好有人觉得你才是最幸福的。

那么,究竟谁是最幸福的人呢?

也许正如莫言所言:面向太阳吧,不问春暖花开,只求快乐面对,因为,透过洒满阳光的玻璃窗,蓦然回首,你何尝不是别人眼中的风景?

顿悟:人常说,傻人有傻福,也许,向下比,就是傻哥的福气所在吧?在这不急于急功近利人浮躁的年代里,有太多人在为无止境的物欲而向上攀比,最终都因为扛不住

自己给自己不断追加的压力而累得不死。而傻哥向下比的人生哲学正是他保持心情愉快的秘诀,也是他获得优越感和幸福感的捷径,这其实也是人们常常在说的珍惜当下、知足常乐吧。

所以,如果你遇见一个不为名利所动、不为物欲所累,只勤奋地耕耘着自己的土地三分三,还会因为这个世界上有人连地都没得耕而倍觉快乐的傻哥,只要他真心欣赏你,绝不会因为天天看着视屏上出镜率高的美女都是魔鬼身材,五官也长得十分标致,多少还有点才情,而怨妻丑妻拙,这样的傻哥一定要果断拿下啊!错过了,谁还能保证会遇见这种看着傻实际上一点不傻,只是珍惜拥有的低调物种呢?

也许他不是最富有的,也不是最成功的,甚至只是有那么一点点不思进取的那一个,但是何必太计较?生活中,每天开开心心才是最重要的啦。

这是一个傻姐的真实生活体验,也是对那些正在面对傻哥们举棋不定的妹子们的忠告和祝福。

■百姓故事

寂寞年夜饭

○陈慈林

农历除夕那顿晚饭,民间叫年夜饭。日常吃饭再将就的人,也不敢忽视这顿一年里规格最高的年夜饭:平时舍不得吃的,这时全都拿出来了,堆满一桌子。吃不完最好,这叫“年年有余”。

为了吃上这顿阖家团聚、热热闹闹的年夜饭,长年奔波在外地谋生的游子,不管有钱没钱,都要回家过年。家人们沉浸在热气腾腾的氛围里,吃一口父母精心烹调的菜、喝一杯饱含祝福的酒,体会到的是血液于水的亲情。为了这顿年夜饭,游子们克服种种困难,义无反顾地搭乘各种交通工具,从天南地北匆匆往家赶,因此汇成了举世闻名的春运潮奇观。

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的是,十几年来我家的年夜饭却总是寂寞冷清的。全家三人,自儿子本世纪初参加铁路工作后,年夜饭的餐桌上,大多数时间有一份碗筷是空着的。因为儿子当班,我有时也到包保工区保安全。好在妻子也曾是铁路职工,懂得春运对铁路职工而言,就像农村的“双抢”季节,因而从不抱怨。草草吃完年夜饭,然后“陪伴”着电视机里喧闹的“春晚”节目,等待邻居家迎接新年爆竹声的响起。有人因此戏言:全国人民的节假日,往往是铁路职工的假节日。

儿子在车站行车一线岗位工作,四班三运转的排班表有个规律:如果某年轮到除夕夜当班,连续几年可能都如此,一直要逢农历闰月才改变。儿子“运气好”,参加工作后,连续几年轮到除夕夜当班。某一年逢农历闰月年,却因工作需要转岗跟班半年。过年前,师傅请示领导后对他说:“跟班者除夕可以不上班,你今年可以陪父母吃顿难得的年夜饭了。”爱人听说很开心,

■书人茶话

处女作趣谈

○付秀宏

处女作,是作家正式发表的第一个作品,一般来说不是写作的第一个作品。说句开玩笑的话,处女作很少是“处女”。在中文文学史上,有这么一种现象,一些作家的处女作,就是他们的成名作,甚至成为了他们的代表作。

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、英国移民作家奈保尔的处女作《米格尔街》,因其传神精练的表达和对生活独到的洞察,一炮打响。处女作之后,他的《自由国度》和《魔种》两部小说,因个人写作意识浓重,使描写与表述显得带有少许沉闷,远没有《米格尔街》那般灵动飞扬、充满生机。奈保尔的处女作,就是他的代表作。

鲁迅的小说《狂人日记》、曹禺的戏剧《雷雨》、茅盾的《蚀》三部曲、老舍的《老张的哲学》、郭沫若的《女神》,歌德的《少年维特之烦恼》、小仲马的《茶花女》、莫泊桑的《羊脂球》、简·奥斯汀的《理智与感伤》、王尔德的《快乐王子及其他》、马尔克斯的《枯枝败叶》、索尔仁尼琴的《伊凡·杰尼索维奇的一天》、杜拉斯的《无耻之徒》、索尔·贝娄的《晃来晃去的人》、昆德拉的《玩笑》、海勒的《第二十二条军规》、卡尔维诺的《通向蜘蛛巢的小径》等等,这些名作家的处女作,同时也是载入文学史册的经典之作。

当一位作家的处女作成为他的成名作或代表作,这种情况全面暴露了其个人才华和生活积累同步爆发。英国女作家罗琳凭处女作《哈利·波特》,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女人;美国作家胡赛尼依靠处女作《追风筝的人》,成为“写作史上最佳、最震撼人心的作品”。

但是,作家毕竟需要慢慢成长,需要更多的作品来说话。单棋不定的妹子们的忠告和祝福。

特意加买了许多菜。

谁知春运开始后,车站动员尚未顶班的转岗职工报名,到客运段跑临客。儿子回家征求我们意见,毕竟干了几十年铁路,拖后腿的事我与爱人都不会干,儿子积极报了名。

临客跑的是贵阳,往返一趟得4天,旅客大都是在城里的务工人员,节前趟趟超员,有时连座位底下,厕所里都挤满人。列车到站后,站台上也挤满了背着大包小包、急着回家的民工兄弟。儿子说,逢站关门不但需要力气,更需要技术。

农历腊月廿七,儿子又出发了。除夕夜,桌子上满满八大碗,都是儿子爱吃的菜,但儿子却在列车上,第二天中午才能回到杭州。

打通他的手机,儿子说,刚刚在餐车里吃了年夜饭,四菜一汤,很丰盛,我们知道儿子是在安慰我们。也许是怕我们难过,儿子在电话里说:“看到劳累一年的民工旅客,拿着好不容易买到的车票,怀揣一年的积蓄,带着老婆孩子登上我们的列车,脸上洋溢着笑容;那些跟随爸爸妈妈穿上新衣服,回到家乡与亲人团聚,即将投入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怀抱的小旅客脸上的表情天真烂漫;当列车到达终点,旅客们与我们挥手告别,说一声真诚的谢谢时,所有的辛苦和疲劳都显得微不足道,暖暖的心中有一丝自豪。没想到我们的辛劳,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多欢乐。”呵呵,进步不小呵,这临客跑得值啊。

今年除夕,儿子又轮到上夜班,好在我们早已习惯了。当新年钟声敲响时,儿子,我会代你喝一杯酒、在家庭微信群发几个红包,祝福你与坚守岗位的同事们:你们的寂寞坚守,换来了铁路正常运行、换来了千家万户的亲人团聚。

成就并不全面。大多数作家,还是随思想历练、阅历丰富、技巧增强,使新作高度在起伏中提升,最后以勤克拙,技高一筹,一步步登临文学巅峰。

贾平凹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在大学时代,贾平凹疯狂投稿,退稿无数。为刺激自己,他每写成一稿,就去校外的饭馆吃一顿有肉菜的米饭。虽然那时很穷,身上从未有过1元的大票,他一直这样鼓励自己。就这样,贾平凹坚持写了一年,第一篇变铅字的文章叫《一双袜子》,时间是1973年的8月。马不停蹄,他又给这家叫《群众文艺》的杂志,写了第二篇故事稿。贾平凹的运气不错,9月号杂志又用了。他激动得要流泪了。当时,他掏光了身上仅有的5角5分钱,买了一盘炒肉片奖赏自己。处女作《一双袜子》虽不是贾平凹的成名作,但在他一生创作中却异常珍贵。

相比较而言,英国著名作家萧伯纳的小说处女作,发表出来则绕了一个大弯子。萧伯纳是一个勤劳的写作者,最早在伦敦开始小说创作。1880年元月,他完成了第一部小说,题名《未成熟》;以后以惊人的毅力,每天写满20稿纸,又继续写出《不合理的果子》《艺术家的恋爱》等4部小说。谈及这5部小说,萧伯纳回述:“我读到这5部小说,便使我回想到那几包很重的黄纸邮包,陆续由出版社退回。每包邮费总要6便士……这6便士的寄费,当时我筹措起来却很费一番周折。”

后来,一直到萧伯纳的剧本创作获得成功,个人声誉日起,萧伯纳的这5部小说才被重新发掘出来。至于那篇小说处女作《未成熟》正式出版,离该稿撰稿日已达50年之久,即1929年才与世人见面。